

我不赞同扬州学派源于吴学(惠栋)、戴震的这一说法。检阅历史,我们不难发现扬州学派源远流长,至少可追溯至隋唐扬州人。

扬学的渊源

早在隋唐之际,扬州曹宪精通诸家文字之书,尤深谙文字学。隋时,曹宪为秘书学士,奉隋炀帝杨广之命参与编撰《桂苑珠丛》,又注《广雅》,还撰《古今字图隶录》一卷,这些都属文字训诂之学。到了唐代,《文选》成为士人学子必读的文学范本。但要“精熟《文选》理”,亦非易事,为之作注,以利学人,就显得迫切而紧要。据《旧唐书·曹宪传》记载:“(曹宪)所撰《文选音义》甚为当时所重。初,江淮间为《文选》学者,本之于宪。又有许淹、李善、公孙罗相继以《文选》教授,由是大兴于代。”应该说,自曹宪起始有文选学之名。唐贞观中召为弘文馆学士,他以年老为由未至。据说,唐太宗李世民读书遇见奇文难字,便会遣使问之,曹宪皆能为之注音并作解释。由于年老不仕,曹宪便在家乡扬州专心教书育人,教授弟子至数百之众。曹宪是隋唐之际重要的《文选》学家,他开辟了文选研究的新途径,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。

曹宪以后,扬州学者许淹、李善、公孙罗并治《文选》,皆有撰述。公孙罗、李善并注《文选》,公孙罗又有《文选音》十卷。然而公孙罗注《文选》六十卷,其后流传及影响并不广。而李善在前人注《文选》的基础上有重要突破,数易其稿完成了流传至今的《文选注》。李注是过去各注本和单篇旧注的集成之作,但不是简单的汇编,而是择善而从,纠谬补阙,并附有自己的创见,是一部有继承有发展的学术著作。今唯李善注独存,说明前此注释的精华已汇聚其中。据清人统计,李善引用专书和单篇文字有一千六百零七种之多,而且是原文照录,保存了许多后来佚失的文献资料,成为后人辑录佚书、校勘异文的凭藉。李善于校注上用力甚勤,校正了不少讹误衍脱;并于异文资料注意辨析,既富有精辟见解,又具有科学精神。李注释事释义并重,于文字、词语、章句的音义着力尤多,成为训诂学的“考证之资粮”,因而在文字、声韵、训诂学和考据、注释学方面,均有极高的研究价值。清代,考据之学大兴,《文选》及李善注成为学者重视的宝典,与清代学术关系甚大。

南唐、北宋之间,扬州徐铉、徐锴兄弟致力于整理注释《说文解字》。据陆游《南唐书》记载,徐铉在南唐时,文章议论与韩熙载齐名,称“韩徐”,又与弟徐锴俱精通文字学,号“大小徐”。徐铉曾奉旨与句中正、葛湍、王惟恭等同校《说文解字》,增补十九字入正文,又补四百零二字于正文后,于宋太宗雍熙三年(九八六年)完成并雕版流布,世称“大徐本”。清代《说文解字》的研究蔚为风气,取得的成就也很大,但都是以“大徐本”的《说文解字》为基础的。

徐锴精通文字训诂,著有《说文解字系传》。其实,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就是《说文解字》注。因尊崇许慎,以其书为经,而自谦所作训诂为传。这部书是自汉魏以后最早一部有系统的、比较详密的《说文解字》的注解。《说文解字系传》以《通释》部分为主体,除引据前代古书以证明许慎训诂外,还指出其他引申的意义,并从谐声字的声旁说明声旁与字义的关系,对后代训诂学家有很大影响。在《通释》中也往往说明古书的假借和古今用字的不同,有时还用今语解释古语,在文字训诂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已注意到形声相生、音义相转之理。文字解说,多宗儒家旧说。徐锴平生著述甚多,今仅存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四十卷、《说文解字韵谱》十卷。

北宋年间还有一个经学家孙觉已被今人忽视。孙觉是高

周游

四十卷。可以说,孙觉遗著早为乾嘉学派研究经书奠定了基础,尤其扬州学派无不得益于此。清代乾隆皇帝有《题孙觉〈春秋经解〉六韵》诗:

注疏春秋充栋夥,高邮作解费研磨。学从安定居名第,书出临川罢制科。凿传鄙他相佩剑,翼经嘉此匪操戈。诸公列国事悉具,抑伯专王义不讹。发奥依然准平正,折衷要是弗偏颇。绍张珍去今归纪,汲古深心有足多。

此诗第四句下有“御注”:“周麟之跋云:初,王荆公欲释《春秋》以行于天下,而莘老之传已出一见而有基心,自知不能复出其右,遂诋至经而废之,曰:‘此断烂朝报也。不列于学官、不用于贡举者积有年矣。’其说虽未必尽然,而是书为当时所重亦可见矣。”第十一句下有御注:“此书于绍兴间,阳羨邵辑任高邮时镂板郡斋,携李张颜又因其移书以周麟之跋语附益卷末,识而弄之。今为翰林纪昀所藏,仅有抄本耳。”

值得一提的宋代扬州学者还有王居正。他曾大胆辨析纠正了王安石所著的《三经新义》中的许多谬误,写了一部《辨学》进献给宋高宗赵构。这本书共有四十二篇,主要批判王安石和他儿子王方的一些不合于道的观点。王居正问赵构:“陛下厌恶王安石的学说,在您看来,王氏学说的弊病在哪呢?”赵构回答:“王氏学说兼杂霸道。他是想效仿商鞅富国强兵,以致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。大家都认为是蔡京、王黼等人的罪过,却不知道祸根是王安石。”王居正说:“王安石的罪过还不止这些。”接着,他又陈述了王安石在解释经典时种种“目无君父”的做法。赵构听了更加生气:“这样不是害了名教吗?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邪说吧!”君臣讨论结束以后,王居正把赵构所言作为《辨学》的“卷首语”。王居正很受当时著名理学家杨时的器重。杨时给王居正看了自己所著的《三经义辨》,并鼓励他继续把这项工作完成。后来,王居正果然没有辜负杨时的厚望。他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《书辨学》十三卷、《诗辨学》十三卷、《周礼辨学》五卷和《辨学外集》一卷,最终使得“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(即王安石学说)”(《宋史·王居正传》)。

翻阅史籍,我发现历朝历代都有扬州学人的身影。可以说,扬州学派来自本邑先世学者的沾溉。有清一代,尤其其中叶,有过它政治经济上的鼎盛,也有过学术上的繁荣。据阮元《广陵诗事》记载:“高邮贾田祖,字稻孙,开吾郡经学之先。与同邑李孝臣(惇)、王怀祖(念孙)友,三人皆善饮。每酒酣,辄剖析经疑。同时讲古学者,兴化任子田(大椿)、顾文子(九苞),江都汪容甫(中)、宝应刘端临(台拱),声应气求,各成其学。是时元和惠氏、休宁戴氏大兴古学于江南,而江北则诸君子为之倡焉。”所谓乾嘉学派,就产生在这个时期。乾嘉学派先在江苏、浙江、安徽三省境内兴起,最后却由扬州学者集其大成,据支伟成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统计,从明末清初顺天武迄清末民初三百七十多名学者,其中籍贯扬州的学者多达三十三人,加上长期寓居扬州的学者,竟占有清一代学者的十分之一以上。这恐怕与扬州的地方文化渊源不无关系吧。

关中八怪

张纯玉

当兵时,我与排长从互不相识到相知相处,亲如兄弟,得益于部队这所大学校。

排长是陕西蒲城人,他个头不高,体形偏胖,脸蛋黑里透红,满脸的胡须,浓眉大眼,看上去就像条西北汉子。排长头上的军帽从早上起床一直戴到晚上熄灯,后来我才发现他头上有一块黑排板,中间夹个溜冰场,不过显得有福相,有智慧,智慧的头顶不长毛。

排长初中文化,1968年从农村入伍,入伍前在村里任代课老师。他一手钢笔字写得很漂亮,像过去在钢板上刻写的,工工整整,连队墙上几块黑板报期期都出自他手,忙不过来就让我当他的下手,听排长的同乡说,当时接兵部队首长就是看重他有文采,虚十七岁就破格入伍了。

排长爱好很广泛,弹拉吹唱样样会,连队搞集体活动都少不了他要表演几个节目,最拿手的就是自拉自唱,他的家乡地方戏曲——秦腔《铡美案》里的一段唱词,尽管我一句没听懂,但我被排长那种认真表演的态度、较劲的精神所打动。后来听排长跟我说,秦腔是陕西关中地区主要的地方戏曲,就像我们高邮扬剧、淮剧一样,小到手中换、大到八十三的人都会来一段。排长是个快言快语的人,性格非常豪爽,说着聊着他打开了话匣子:秦腔的唱法常用“吼”来形容。我们陕西关中地区流传有八大怪,其中一怪就是“秦腔不唱‘吼’起来”,这样也体现出我们陕西人的豪迈。

大家被调动起兴趣,纷纷问排长:“你们关中地区另七怪又是什么呢?”排长不慌不忙从宿舍里拿一张椅子放在门外,又把挂在床头的二胡擦擦干净,调了调音弦,

喝水水润一下嗓子,边拉边说起来。一怪——“板凳不坐蹲起来”,因关中地区主要是以农业为主,农忙时节比较多,所以大家在抽空休息的时候,就会不自觉地蹲在地上,这是一种独特的习惯(指农村),蹲下来比坐着更方便,陕西当地有句俗话说,“蹲着吃饱,站着刚好。”二怪——“房子半边盖”,关中地区人比较讲究风水,认为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,即使下雨也要把雨水流到自家院里,二则是为了采光方便。三怪——“姑娘不对外”,关中地区嫁娶讲究的是“知根知底”,旧俗认为自己的女儿嫁到外面会受欺负,所以一般情况下,姑娘是不往外嫁的,因此,当地的娃娃亲比较多(指过去)。四怪——“手帕头上戴”,关中一带的中老年妇女都喜欢头上顶一幅大手帕,目的既可以防止太阳直射头顶,同时也起到了防尘和冬天保暖的效果。五怪——“面条像裤带”,关中地区的人把大米当粗粮,视面粉为细粮,做起来的面花样繁多,多数面条较粗较宽。六怪——“锅盔(锅饼)像锅盖”,由于关中人喜欢用秸秆烧火做饭,而秸秆的火恰到好处,比较“文”,且不容易将锅里的食品烧糊,而且喜欢一家子在一起烧饭吃,避免浪费,从而用的锅基本口径在八十分以上,烙的锅盔自然就锅盖一样大小。七怪——“辣子是道菜”,陕西关中地区的人特别喜欢吃辣椒,所有面食中都带辣子,无辣不下饭,有辣不要菜。我常看到陕西兵每逢吃面条都放很多的油拌辣子在碗中,吃馒头时将馒头掰开一分二中间夹厚厚的一层红辣椒酱或生辣子,吃起来爱不释手,就像我们每天早上在街头吃阳春面,另加一个煎鸡蛋,个个吃得津津有味。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各地都有各地的风土人情,传承文化和生活习俗。

牙牙学语

陆地和

一两岁孩童开始牙牙学语,这是人们说话的起步,就是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的雄辩家也是从这里开始,在学语的过程中,偶尔冒出一两个单词或短语的“大人话”,就会赢得大人人们的惊奇、赞赏和欢笑。一要是成人作孩童状牙牙学语,那就让人感到恶心了。我对《二十四孝》中的“高堂娱亲”的牙牙学语和摇铃郎鼓感到腹诽,是成见了。

说来惭愧,我竟然有时不得不牙牙学语,有单词、有短句,当然不是中文,而是外文,如果是中文,那就有点吓人了。在国外的天空飞来飞去也有两位数,飞过还是要落地的,落地就要过日常生活,而此时的生活环境语言不通是一大难题。不论在美国东海岸,还是西海岸,每日早晨,跟在高邮生活一样,总是拎个茶杯散步观景一两小时,国外虽无熟人,但常常见到每天跑步、闲逛、遛狗的美国人,他们大多主动跟我招呼:“毛领!”(您早!)我也回答:“毛领!”久而久之,倒也习惯了。在家中,一次门铃响了,孩子们都上班了,开门见一黑人妇女,地上放个大包,嘴里叽咕几句,我知道是推销商品的,脑子一动,就用两手拍拍裤子口袋,一摊手,说:“NO! NO!”这蹩脚英语加肢体语言使来者听懂了,走了。事实上,我身上没有美元,就是有,我也不知怎么花。更好玩的是,一次我坐在新泽西州一家宾馆前的凳子上,等家人们下楼,这时来了一对夫妇和一个年轻姑娘,向我问路,我只得回答:“sor-

ry, I don't know!”问路者走了。真巧,后来又在地铁车厢里见着了,我说起此事,孩子说:“法国人。”

我的牙牙学语是英语和西班牙语,可美国和墨西哥的青年人,也喜欢牙牙学语中文,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自不必说,山寨版的学中文的年轻人各种肤色都有。在美国克里夫兰,早晨散步,除相互招呼“毛领!”外,有一次一位白人男子,竟用中文招呼:“您早!”我听了惊奇不已。在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时,需乘电梯上高台,开电梯的是一个纯黑人小伙子,约20岁光景,见到我们,先是一叫一声:“china!”后将嘴夸张地圆起来,用中文数: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——”我们听了十分开心,便赞道:“good!”小伙子对自己的牙牙学语更自得了。在墨西哥出关时,一位年轻关员查看我的护照和有关证件,竟用中文说了句:“您好!”我连忙竖起大拇指,用英语答:“good!”因刚到墨西哥,连“奥啦!”(西班牙语,您好。)都不会说,谁知这关员又招呼对面的年轻女关员过来,她也用中文说:“您好!”我只得赞道:“good!”两位关员都很兴奋,可惜语言不通,聊不起来。墨西哥人对中国人是好奇,还是友好,抑或兼而有之吧!

如此看来,在地球村里,牙牙学语不只是小孩子的专利,而是世界各国各个年龄段都可以牙牙学语的。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,到什么山上砍什么柴,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,学一点就方便一点。中国人说外语,外国人讲汉语,将越来越平常。不仅我辈平民时不“秀”一把,就是有些名人、伟人也是喜欢作秀的。

进城读小学

郭德荣

1952年,那年我十二岁,父亲调至高邮工作,住淮提庵。父亲将我带到城里,经一位王叔叔介绍,到城北小学插班二年级。

当时,从北大街向南,经石桥,过护城河,进北城门。城门上端有“制胜门”三个大字,门口有两扇厚重的木质大门。进入城门后,约百米许,就到城北小学了。学校坐东朝西,紧靠城墙根,原是城隍庙。我去上学时,大殿还在。殿前有口古井,井旁有只铁香炉,殿堂中有幅古画,纸质已经灰暗,细看是尊观音佛像,仪态从容,衣饰勾划细腻,飘然欲举,说是唐代吴道子的真迹,乃镇殿之宝。下课后,同学们都拥到殿前的院子里踢毽子、跳绳、斗鸡,热闹非凡。大殿子的北面是又高又宽的城墙,已平整为操场了,全校的体育课和高年组的早操都安排在那里。在操场上可登高望远,西边可看到运河风帆,浩渺珠湖;东北面可望到巍巍的文游台。大殿的南侧,则是两排教室,中间夹着两间教师办公室,学生无事不敢靠近,其实老师倒也平和,就是天生有点惧怕。

我在乡下读过两年私塾,塾师只教语文,不教算术。我插班二年级,语文会读、也懂,难的就是算术了。我只识阿拉伯数码,不会运算。现在想来,真感谢班主任王素云老师。她不紧不慢,课上讲解,课后辅导,使我逐步开窍,从而真实地感受到老师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恩泽了。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语文老师,叫邱正修。他身材伟

岸,穿一身棕色呢制服,冬天披一件呢大衣,戴一副金丝眼镜,一派学者风范。他毕业于界首乡师,曾教过师专。他知识面宽,涉猎古今中外,不拘泥于课本。记得有同学问:“老师,你讲的书上没有。”蔚老师答:“课本上的内容,你们自己能够读懂,我讲的是书上没有而你们又需要掌握的知识。”他还讲许多高邮的名人掌故,如王府独旗杆、王西楼嫁女儿、臭河边的武侠金德阶等等。老师的教诲使我受益终身。

前年,我腰椎病发作,听说西后街有位专家治此顽症。我慕名而去,进门一见,竟然是老同学李遐龄。他一边为我治疗,一边唠叨着往事,许多人与事、情与景,犹如昨日,历历在目,回起起来,总有股甜蜜的感觉。心头一激动,腰病顿觉好了许多。

历史在前进,时代在变迁。过去威严的城墙早已拆除,城北小学亦早已迁址,原址更了无痕迹,代之以高楼大厦了。

孟城驛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